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王熙鳳毒設相思局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

下一回▶

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，只見有人回說：「瑞大爺來了。」鳳姐命：「請進來罷。」賈瑞見請，心中暗喜。見了鳳姐，滿面陪笑，連連問好。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。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，越發酥倒，因餳了眼問道：「二哥哥怎麼還不回來？」鳳姐道：「不知什麼緣故。」賈瑞笑道：「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脚，捨不得回來了？」鳳姐道：「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。」賈瑞笑道：「嫂子這話錯了，我就不是這樣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，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。」

賈瑞　　了，喜的抓耳撓腮，又道：「嫂子天天也悶的狠。」鳳姐道：「正是呢，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。」賈瑞笑道：「我倒天天閒着，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，可好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哄我呢，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？」賈瑞道：「我在嫂子面前，若有一句謊話，天打雷劈！只因素日聞得人說，嫂子是個利害人，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，所以唬住了我。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，我怎麼不來？死了也情愿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果然你是個明白人，比賈蓉兄弟兩個强遠了。我看他那樣清秀，只當他們心裡明白，誰知竟是兩個糊　　虫，一點不知人心。」

賈瑞　　了這話，越發撞在心坎兒上，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，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，又問：「戴着什麼戒指？」鳳姐悄悄的道：「放尊重些，別叫丫頭們看見了。」賈瑞如

綸音佛語一般，忙往後退，鳳姐笑道：「你該去了。」賈瑞道：「我再坐一坐兒，好狠心的嫂子！」鳳姐兒又悄悄的道：「大天白日人來人往，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。你且去，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，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。」賈瑞　　了，如得珍寶，忙問道：「你別哄我。但是那裡人過的多，怎麼好躲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只放心，我把上夜的小廝們都放了假，兩邊門一關了，再沒別人了。」賈瑞　　了，喜之不盡，忙忙的告辭而去，心內以爲得手。

盼到晚上，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，趁掩門時，鑽入穿堂。果見　　黑無一人來往，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，只有向東的門未關。賈瑞側耳　　着，半日不見人來。忽聽「咯噔」一聲，東邊的門也關上了。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，只得悄悄出來，將門撼了撼，關得鐵桶一般。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，南北俱是大墻，要跳也無攀援；這屋內又是過門風，空落落的；現是臘月天氣，夜又長，朔風凜凜，侵肌裂骨，一夜幾乎不曾凍死。好容易盼到早辰，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，去叫西門，賈瑞瞅他背着臉，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，幸而天氣尚早，人都未起，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。

原來賈瑞父母早亡，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。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，不許賈瑞多走一步，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，有悞學業。今忽見他一夜不歸，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卽賭，嫖娼宿妓，那裡想到這段公案？因此氣了一夜。賈瑞也捻着一把汗，少不得叵來撒謊，只說：「往舅　　家去的，天黑了，留我住了一夜。」代儒道：「自來出門，非稟我不敢擅出，如何昨日私自去了？據此也該打，何況是撒謊！」因此發狠拴倒打了三四十板，還不許吃飯，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，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。賈瑞先凍一夜，又遭了打，且餓着肚子，跪在風地裡讀文章，其苦萬狀。

此時賈瑞邪心未改，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。過了兩日，得了空，仍來找　　鳳姐。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，賈瑞急的賭咒發誓。鳳姐因他自投羅網，少不得再　　別計令他知改，故又約他道：「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。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裡等我，可別冒撞了。」賈瑞道：「果眞？」鳳姐道：「誰來哄你，你不信就別來。」賈瑞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死也要來！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子你先去罷。」賈瑞料定晚間必妥，此時先去了。鳳姐在這裡便點兵　　將，設下圈套。

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，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，直吃了晚飯纔去。那天已有掌燈時分，又等他祖父安歇，方溜進榮府，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，熱鍋上螞蟻一般。只是左等不見人影，右聞也沒聲响，心中害怕，不住猜疑道：「別是又不來了，又凍一夜不成？」

正自胡猜，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，賈瑞便意定是鳳姐，不管皂白，等那人剛至面前，便如餓虎撲食、猫兒捕鼠的一般，抱住叫道：「親嫂子，等死我了！」說着，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，滿口裡「親爹」「親娘」的亂叫起來。那人只不做聲，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，硬幫幫就想頂入。忽見燈光一閃，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，照道：「誰在屋裡？」只見炕上那人笑道：「瑞大叔要肏我呢。」賈瑞一見，　　是賈蓉，直臊得無地可入，不知怎樣纔好，囲身就要跑脫，被賈薔一把揪住，道：「別走！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，說你調戲他，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。太太氣　　過去，因此叫我來拿你。快跟我去見太太去！」賈瑞聽了，魂不附体，只說：「好姪兒！你只說没有我，我明日重重的謝你。」賈薔道：「放你不值什麽，只不知你謝我多少？况且口說無憑，寫一文契來。」賈瑞道：「這如何落紙呢？」賈薔道：「這也不妨，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，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。」賈瑞道：「這也容易。」賈薔翻身出來，紙筆現成，拿來命賈瑞寫。他兩個做好做歹，只寫了五十兩銀子，畫了押，賈薔收起來。然後撕攞賈蓉。賈蓉先咬定牙不依，只說：「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。」賈瑞急的至於叩頭。賈薔做好做歹的，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。

賈薔又道：「如今要放你，我就擔着不是。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；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，那一條路定難過去；如今只好走後門。若這一走，倘或遇見了人，連我也不好。等我先要各抄本均作：去探探，再來領你。這屋裡你還藏不住，少時就來堆東西，等我　　個地方。」說　　，拉着賈瑞，仍息了燈，出至院外，摸着大台階底下，說道：「這窩兒裡好，只蹲着，别哼一聲，等我來再走。」說　　，二人去了。

賈瑞此時身不由己，只得蹲在那臺堦下。正要盤算，只　　頭頂上一聲响，唿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真潑下來，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。賈瑞掌不住「噯喲」一聲，忙又掩住口，不敢聲張，滿頭滿臉皆是尿屎，渾身氷冷打戰。只見賈薔跑來叫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賈瑞方得了命，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，天已三更，只得叫開了門。家人見他這般光景，問：「是怎麽了？」少不得撒謊說：「天黑了，失脚掉在茅厮裡了。」一面卽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，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，因此發一囲狠。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，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裡，胡思亂想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自此雖想鳳姐，只不敢往榮府去了。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。正是相思尙且難禁，况又添了債務，日間工課又　　。他二十來歲人，尙未娶親，還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，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。更兼兩囘凍恼奔波，因此三五下裡夾攻，不覺就得了一病：心内發膨脹，口内無滋味，脚下如綿，眼中似醋，黑夜作燒，白日常倦，

下溺遺精，　　痰帶血。諸如此症，不上一年，都添全了。于是不能支持，一頭跌倒，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，滿口說胡話，驚怖異常。百般請醫療治，諸如肉桂、附子、鼈甲、麦冬、玉竹等藥，吃了有幾十斤下去，也不見個動靜。

倏又臘盡春回，這病更又沉重。代儒也着了忙，各處請醫療治，皆不見效。因後來吃「獨參湯」，代儒如何有這力量，只得往榮府裡來　　。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。鳳姐囬說：「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，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，偏偏昨兒我已着人送了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偺們這邊没了，你打發個人住那邊你婆婆處問問，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，　　些來，凑着給人家，吃好了，救人一命，也是你們的好處。」鳳姐應了，也不遣人去　　，只將些渣末凑了幾錢，命人送去。只說：「太太送來的，再也没了。」然後向王夫人只說：「都　　了來，共凑了有二兩送去。」

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，無藥不吃，只是白花錢，不見效。忽然這日有個疲足道人來化齋，口稱專治　　業之症。賈瑞偏生在内　　了，直着聲叫喊，說：「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！」一面在枕頭上叩首。衆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。賈瑞一把拉住，連叫「菩薩救我！」那道士嘆道：「你這病非藥可醫。我有個寶貝與你，你天天此各抄本均無此字看時，命可保矣。」說　　，從搭連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，背上面鏨着「風月寶鑑」四字。遞與賈瑞道：「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，警幻仙子所製，專治邪思妄動之症，有濟世保生之功。所以帶他到世上來，单與那些聰明傑俊、風雅王孫等看照。千萬不可照正面，只照他的背面，要　　，要　　！三日後吾來　　取，　　叫他好了。」話　　，徜徉而去，衆人苦留不住。

賈瑞接了鏡子，想道：「這道士倒有意思，我何不照一照試試？」想　　，拿起「風月寶鑑」來，向反面一照，只見一個髏骷立在裡面，唬得賈瑞連忙掩了，罵：「道士混賬！如何嚇我！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麽？」想着，便將正面一照，只見鳳姐站在裡面點手兒叫他。賈瑞心中一喜，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，與鳳姐雲雨一番，鳳姐仍送他出來。到了床上，「嗳喲」了一聲，一睜眼，鏡子從新又掉過來，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。賈瑞自覺汗津津的，底下已遺一了灘精。心中到底不足，又翻過正面來，只兒/見鳳姐還招手叫他，他又進去，如此三四次。到了這次，剛要出鏡子來，只見兩個人走來，拿鉄鎖把他套住，拉了就走。賈瑞叫道：「讓我拿了鏡子再走！」只說這句，就再不能說話了。

旁邊伏侍的人，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，落下來，仍睜開眼拾在手内，末後鏡子掉下來，便不動了。衆人上來看看，已晏了氣，身子底下氷凉精濕一大灘精。這纔忙着穿衣抬床，

代儒夫婦哭的　　去活來，大罵道士：「是何妖鏡！若不毀此鏡，遺害人世不小。」遂命架火來燒。只　　空中叫道：「誰教你們瞧正面了的！你們自己以假爲眞，爲何燒我此鏡？」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。代儒出門看時，只見還是那個疲足道人，喊道：「誰毀『風月寶鑑』？」說着，搶了鏡子，眼看着他飄然去了。

當下代儒料理喪事，各處去報。三日起經，七日發引，　　靈鐵鑒寺，日後帶囘原籍。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，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，賈政也是二十兩；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；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，或一二兩、三四兩不等。外又有各同窻家中分資，也凑了二三十兩。代儒家道雖然淡薄，得此帮助，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。

誰知這年冬底，林如海因爲身　　重疾，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囘去。賈母　　了，未免又加憂悶，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。寶玉大不自在，争奈父女之情，也不好攔阻。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，仍叫帶囘來。一應土儀盤費，不消繁絮說，自然要妥貼。作速擇了日期，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同人，帶領僕從，登舟往揚州去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囘分解。